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洪子诚 主编

# 小回答

周伟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洪子诚 主编

# 小回答



周伟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回答/周伟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8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ISBN 978-7-301-23298-9

I. ①小… II. ①周… III. ①诗歌评论—世界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3543号

书 名: 小回答

著作责任者: 周伟驰 著

责任编辑: 任 慧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298-9/I · 268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mailto: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毫米×1230毫米 A5 9.625印张 207千字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缘起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2005 年成立以来,重视新诗研究刊物、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新诗研究丛书”和集刊性质的《新诗评论》,受到诗人、诗歌批评家、新诗史研究者和诗歌爱好者的欢迎。

从今年开始,在“研究丛书”之外,拟增加“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的项目。相较于“研究丛书”的侧重于新诗理论和诗歌史研究的“厚重”,“批评文丛”则定位于活泼与轻灵。它将容纳诗人、诗歌批评家、研究者不拘一格的文字。这一设计,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诗歌研究、批评领域,重视理论深度、论述系统性和资料丰富翔实固然十分重要,但更具个性色彩的思考、感受,和更具个人性的写作、阅读经验的表达,同样不可或缺。在力图揭示事物的某种规律性之外,诗歌批评也可以提供个别、零星、可变的体验——这些体验与个体的诗歌写作、阅读实践具有更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为那些与普遍的规范体系或黏结、或分离的智慧、灵感,提供一个表达的空间。除此之外的另一个理由,是诗歌批评“文体”方面的。也许相对于小说研究、文化批评,诗歌批评、阅读的文字,需要寻求多种可能性和开拓,以有助于改善我们日益“板结”、粗糙的“文体”系统和感觉、心灵状况。

## 小回答

写作这样的文字,按一般认识似乎比“厚实”的研究容易得多。其实,如果是包蕴着真知灼见和启人心智的发现,透露着发人深思的道德感和历史感,并启示读者对于汉语诗歌语言创新的敏感,恐怕也并非易事。

这样的愿望,相信会得到有相同期待者的理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洪子诚

# 目 录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缘起 .....	洪子诚/1
马查多的河流、大海和梦中梦 .....	1
马查多《肖像》一诗的翻译与理解问题 .....	23
替罪羊的诗篇 .....	52
萨巴《自传》的翻译及讨论 .....	70
米沃什的神学之诗思 .....	96
辛波丝卡的六世界 .....	113
当代中国基督教诗歌及其思想史脉络 .....	150
用典与新诗的历史纵深问题 ——维庸和聂绀弩 .....	200
强劲有力的当代非洲诗歌 .....	217
新时期诗歌对政治的加法和减法 ——政治与诗歌的互相介入 .....	241
访谈一(答黎衡问) .....	261
访谈二(答李浩问) .....	280

# 马查多的河流、大海和梦中梦

## 一 一个诗人的传奇

1939年2月22日，流亡中的西班牙诗人马查多病死于法国南部边境小城科利尤尔，口袋里装着他写下的最后一首诗《这些天青色的日子，阳光明媚的童年》。三天后，与他同行的老母亲亦与世长辞。4月1日，西班牙内战结束，佛朗哥开始其独裁统治，直到1975年。在此期间马查多著作遭禁，但诗人仍活在人们心中。1966年2月，一家报纸说，小城巴埃萨将有马查多铜像揭幕仪式，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涌入巴埃萨，引起警方高度戒备，对他们实行重重拦截，最后双方发生流血冲突，27人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马查多是忧国忧民的“九八一代”的中坚诗人之一，随着岁月的汰洗，他因其诗艺的精湛和思想的深邃，而渐被公认为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许多人把他和英语的叶芝、法语的瓦雷里、德语的里尔克、意大利语的蒙塔莱相提并论。眼光苛刻的布罗茨基，在《怎样阅读一本书》里向西班牙语读者推荐的诗人名单依次是：马查多、洛尔迦、塞尔努达（Luis Cernuda，1902—1963）、阿尔

伯蒂(Rafael Alberti, 1902—1999)、希门内斯(1956年诺奖得主)和帕斯(1990年诺奖得主)。

马查多1875年出生于塞维利亚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西班牙民谣的热心搜集者。童年的阳光、柠檬树、庭院、花园和喷泉,成了马查多早期诗歌的源泉。8岁时全家搬到马德里,马查多在后来有“第二共和国摇篮”之称的“自由教育学校”接受了七年开明教育,形成了尊重他人、有社会责任感、崇尚自由讨论、热爱大自然的个性。学校的“远足”训练使他终生热爱散步,这为他的诗歌带来渐次清晰的形象和徐缓的节奏。但他18岁时父亲的去世使得家道中衰,他不得不勤工俭学,结果25岁时才拿到学士文凭。1899年,他和哥哥曼奴埃尔到巴黎小住五个月,为一个法国书商编一部法西词典。他见到了莫里亚斯、保罗·福特,还有晚年王尔德,大约同时接触到了柏格森的哲学。这一年他开始写诗。1902年他又去巴黎,结识了现代主义大师达里奥,后者马上看出了他的才华,写了一首“哀歌”给他。达里奥说:“他一次又一次地漫步,/神秘并默默无言。/目光是那样深邃/几乎无法看见。/他说话的语调/腴腆而又高傲。/他思想的光芒/几乎永远在燃烧。/他深刻而又闪光/像具有崇高信仰的人那样。/他同时在放牧/上千只狮子和羔羊。/他会引导风暴/也会带来充满蜜的蜂房”(赵振江译),准确地刻画出了马查多的性格、风格和爱用的意象。

巴黎给了马查多三样东西:现代诗歌、柏格森哲学、法语之为职业。回到马德里后,马查多开始与乌拉穆诺、巴列—因克兰、希门内斯等人交往,形成“九八一代”的核心圈。那是群星璀璨的一群人。1903年1月,马查多出版处女诗集《孤寂》,四年后加入新



写的诗,扩大为《孤寂、长廊及其他诗篇》。

1907年,马查多获得在中学教授法语的资格,离开马德里,前往北部卡斯蒂利亚高原小城索利亚任教。作为一个“对周遭环境极度敏感的人”,那片土地改变了他观察世界的方式,而与少女莱昂诺尔的相遇则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由孤寂的现代主义“自我”通向现实主义“他我”。莱昂诺尔是马查多房东的女儿,二人于1909年结婚,其时马查多34岁,莱昂诺尔15岁。1911年,马查多获得政府奖学金,携莱昂诺尔前往巴黎专攻哲学,听柏格森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但几个月后莱昂诺尔患肺结核,二人不得不回到索利亚。次年八月,莱昂诺尔病死。马查多痛不欲生,只因刚刚出版的诗集《索利亚的田野》获得很高评价,让他觉得自己尚有一点“正面力量”,尚可活下去。他离开了索利亚,没有再回来,也没有再娶。他去了南方小城巴埃萨,在那里待了七年。这期间他获得了教授西班牙语文学的资格,出版了《索利亚的田野》扩大版(1917),书中加入了他在巴埃萨时写的一些诗。他还通过函授的方式,从马德里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指导教师是哲学家迦塞特。他的诗的哲理味更浓了。其间值得一提的趣事有:1916年,才18岁的大学生洛尔迦与其同学到巴埃萨看望马查多,马查多朗诵诗歌,洛尔迦弹琴伴奏。

1919年,马查多搬到距马德里西北一小时车程的塞哥维亚,在新开的为平民子弟服务的人民大学任法语教授。他周末常回马德里,与哥哥曼奴埃尔合写剧本。1924年他出版了第三本诗集《新歌集》。随着哲学思考的加深,他虚构了两位诗哲,亚伯·马丁( Abel Martin, 1840—1889)及其学生胡安·德·马依瑞纳

(Juan de Mairena),通过他们的互驳和互补,折射马查多的思想。三人之间构成微妙的反讽。了解马查多诗歌的深度,离不开这两位“诗哲”;其作品结为“伪歌者集”,收在《诗全集》(1928、1933、1936)里。1931年第二共和国在塞哥维亚成立时,马查多参加了成立仪式。1932年他转到马德里一家新开的学校任法语教授,住在弟弟何塞(Jose)家里。此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左右两翼较劲,尽管马查多认为文学不能政治化,但形势比人强,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充当自由主义的辩护人。他让马依瑞纳紧急复活,在报纸撰文五十篇,对时政及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广泛评论,1936年结集为《胡安·德·马依瑞纳》(言论、妙语、笔记,以及对一位伪教授的回忆)。

1936年7月,佛朗哥叛变,内战爆发。国仇引发家恨,马查多往左,曼奴埃尔往右,兄弟决裂。马德里被围,很不安全。11月,马查多和何塞一家随共和国第五军团撤往巴伦西亚,1938年4月撤往巴塞罗那,1939年1月他们加入逃难的人群,到了法国南部的小镇科利尤尔,于是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 二 一个“绵延”的“喷泉”

作为诗人的马查多,在其四十年的诗歌生涯中,持续而稳定地成长着,就像他所喜欢的柏格森的“绵延”一样,很难将其流程分割——它们往往是淡出淡入,常有深化——但出于方便,我这里还是将其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现代主义时期,《孤寂、长廊及其他诗篇》,主题是时间和真我;二、写实主义时期,《索利亚的田野》,主题是卡斯蒂利亚的土地和精神,对莱昂诺尔及友人们的怀

念；三、哲理诗时期，《新歌集》及“伪歌者集”，探讨自我与他人、虚无与时间等；四、政治诗时期，写于内战时期，涉及战争。

马查多诗歌的大主题是“时间”。1902年他写道：诗是“时间中的词语”。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马查多的诗与柏格森哲学有很深的渊源。

柏格森打破了近代空间化的时间观，认为它是对我们真实时间意识的扭曲。我们的意识状态绵延起伏，彼此渗透，生生不息如大河流淌，又不断壮大如雪球向前滚动，在当前的注意中带着昨日的记忆，走向明天，于是有一个生成变化的自我，今昔一体，昨日之我也即今日之我。但一旦用公共性的语言将这个绵延之我凝固，加以空间化的切割，则自我便如中央之帝混沌被倏忽凿出了七窍，成了死的永恒。对于柏格森来说，意识 = 直观材料 = 绵延 = 时间 = 记忆 = 自我 = 变化 = 自由 = 存在，原本是同一个活的有机体，只是为了交流的方便，他才不得不用公共语言来对私己的意识流加以分析。那么如何才能对这个绵延的自我有所认识？用直观。他举例说，对一座陌生的城，你可以看地图和说明书，但总不如亲身到它的街巷里走一走来得直接。因此这相当于我国所说的“亲证”和“体知”。根据柏格森哲学，过去的经验如滚雪球一般自动地留在了记忆之中，极少部分因当前实际的需要而被功利地利用起来，但绝大多数则留在那里未被动用，而做梦、白日梦和怀旧则因没有功利性，而能让绵延不经意地呈现，从而直达意识最深层，直观到那个作为“活的永恒”的真我。柏格森的“记忆”对文学艺术影响深远，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即为一例。

马查多《孤寂、长廊及其他诗篇》正是要“以梦为马”，把梦、幻

想和童年回忆当作通往真我的长廊。柏格森的“绵延”，正是马查多诗中的“时间”“昔今一如”；柏格森的“活的永恒”，正是马查多频频提到的“河流”“喷泉”“泉水”“水车”；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成了马查多的“深层的精神冲动”；柏格森那活泼泼无以言喻的“根本自我”和被语言固化的“表层自我”，就成了马查多想分清的“原声”和“回声”；柏格森的“直观”，成了马查多“眼睛”的“看”——既向内也向外——长途散步正是“亲证”；连柏格森在《意识的直接材料》第三章中所举的“走路”的例子，也对马查多的“道路”意象不无影响。马查多说“世上本无路，路由人走出”，“回望时只看见一抹泡沫”，正与柏格森活动先于反思的思想相合。尽管后来马查多对柏格森哲学有所反省，尤其是在他人、虚无的问题上，但在时间主题上，可以说他终生是个柏格森主义者。

《孤寂、长廊及其他诗篇》中，魏尔伦那魔幻的音乐，马拉美那于无声处的暗示，波德莱尔感官的综合，达里奥那幻美的花园，都留下了一些痕迹。废园、葬礼、蜜蜂、道路、大海、喷泉、河流、具有阿拉伯遗风的水车，是常见的意象。这些诗表现了一个年轻人的孤独、忧郁、焦虑和无爱的苦闷。但由于柏格森哲学，它们有了一种统一性。诗人说：“记忆有益于一件事/令人惊奇地：它把梦带回。”因此，童年时在塞维利亚的美好景象不断出现：柠檬、阳光、鲜花、花园、喷泉、庭院，以及母亲的怀抱，构成了一个彼岸乐园，但因为绵延，而又活在今天。他用“原声”象征“真我”，用“回声”象征“表层自我”，后者又像“镜子的迷宫”一样不断繁衍。与忧伤的“我”进行对话的“喷泉妹妹”，象征着不息流动的“真我”，她告诉“我”，多年以前的夏日在她旁边喝水的少年也就是今天的“我”，

今天也就是昨天,是同一个“绵延”。《水车》中的被蒙着眼的骡子,把泉水从井底下转到地面,正象征着诗人的劳动,使真我坦露。值得注意的是,诗集里的一些诗已有民谣、反讽、哲理、描写的成分,它们以后将得到充分发展。

对这段时期的创作,马查多后来说:

那时,达里奥是一小群人的偶像。我也钦佩(他)……但是我试着走一条安静些的、不同的路。我认为,诗歌的实质并不在于词语的声音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色彩,也不在于音步,也不在于感官的复合,而在深层的精神冲动……我还认为,一个人可以带着惊奇,追上他与他自己的内在对话的某些片断,把活生生的声音跟死的回声区别开来;我认为,他在向内观看时,能够瞥到深层的根本意象,那是所有人都拥有的感觉之物。

### 三 索利亚的山水与爱情

1907年马查多到索利亚任教。索利亚处于卡斯蒂利亚高原,周围群山环绕,冬季时冰雪皑皑,杜埃诺河从城边穿过。索利亚中世纪时曾繁盛一时,从摩尔人手中回到基督教时,其居民竟没有一点非基督徒的血统,因此被称为“纯洁的索利亚”。城东北七公里,有罗马时代的努曼西亚古城遗址。努曼西亚城曾顽强抵抗罗马军队入侵十九年。公元前133年,罗马名将西皮奥(Scipio)筑堡九公里,将城围死。城内居民守城十三个月,弹尽粮绝,集体自杀身亡。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成为奴隶,因此成为西班牙自由的象

征。马查多《卡斯蒂利亚的田野》正是描写这里的土地和人民、历史和现状,尤其是精神。诗中意象坚实而凝重,视野开阔而深远,与早期梦幻般的意象迥然有别:

从苍鹰居住的巅峰眺望,  
眼前是野玫瑰和钢铁的光芒,  
铅灰的平原,银白的山岭,  
被紫罗兰色的山峦环绕在当中,  
玫瑰色的积雪覆盖着一座座高峰。

(《索利亚的田野》,艾青译)

有人说,马查多在索利亚这几年心情最愉快,写的诗也最好。这句话后半句不准确,前半句则大致不错。确实,1908年写的诗《肖像》,诙谐而风趣,对他自己做了生动的刻画,说出了他的诗歌秘密是:

在众多的声音中,我只听一个声音,  
我会停下脚步,区分原声与回响,

但他也在努力通过“自我”与“他我”(alter ego)的对话而走向“他人”:

我与那个总和我在一起的人交谈  
——独自说话等候着向上帝倾诉的那一天;  
我的自言自语是与这位好友的探讨  
他曾将博爱的诀窍向我秘传。

(赵振江译)

他甚至“腼腆而又高傲”地说：

我愿留下自己的诗行像将军留下他的剑一样：  
不是因铸剑者的工艺高超才受人尊重  
而是因舞剑之手的强劲有力才威名远扬。

（赵振江译）

但莱昂诺尔的死让马查多陷入了巨大的哀恸。他搬到巴埃萨后，仍无法驱除对她的思念，在巴埃萨散步时，坐火车外出时，他常常会想起与她偕行时的情景。思念莱昂诺尔的这些诗感情真挚，情景交融，直入灵魂，和哈代晚年悼念亡妻的诗篇相似：

我觉着你的手在我手里，  
你那爱侣的手，  
你那孩子般的声音在我耳里  
像一个新造的银铃，  
像一个从未动用过的银铃，  
摇响在春天的黎明里。  
这是你的声音，你的手，  
在我的梦里，这样地真切！

#### 四 直面“虚无”和“梦中梦”

莱昂诺尔的死逼着马查多承认“虚无”的实在性。而这是不愿承认“虚无”的“存在”的柏格森所不能领会的。在柏格森那里，只有意识的直接材料才是实在，虚无并不能作为直接材料，因此并

无存在。在初到巴埃萨时写的长诗《一日之诗》中,马查多已对柏格森颇有微词。虽然巴埃萨的山水也时有出现,但他诗中外物的主题在淡出,哲学的主题在淡入。

我不渴求名声,  
也不指望把我的诗  
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我爱微妙的世界  
它们美好而没有重量  
像肥皂泡。  
我喜欢看它们被太阳  
描绘并呈红色,飘飞  
在青色的天空里,突然地  
颤抖并破灭。

以前,梦是通往真我的长廊,但现在,世界本身成了一个肥皂泡,在泡沫里追求虚名当然没什么意思。马查多以自己的方式领悟了吠檀多哲学的“幻”、大乘佛教的“空”。“幻”与“空”中的“爱”才更显珍贵。

在巴埃萨读哲学期间,除了与乌纳穆诺外,马查多还与哲学家迦塞特有思想交流。迦塞特的“视角互补论”引起了他的共鸣。迦塞特的哲学口号是“我是我自己及我的环境”,他认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不足以解释实在,故提出生命是我与环境互动的结果,犹如一场戏,存在于自由和命定之间。他认为绝对真理即所有生命的视角的总和,人们的视角必须互补才行。他造了一个新词



razon vital(生命理性),强调理性来自生命,也应为生命服务,他反对近代哲学的唯我论和唯心论,这引起了马查多的共鸣。在题献给迦塞特的格言体《箴言与歌谣》里,马查多强调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互动的关系:你所看见的眼睛是眼睛/这并非是因你在看它;/它是眼睛,是因它在看你。他在诗里批评说,以前的纳喀索斯(自恋者)在镜子里尚能看到另一个我,现在的纳喀索斯则连自己都看不到了,因为他们变成了镜子!

马查多在观察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他早期的重要意象,如著名的《歌》的第一首:

冲着开花的山峦  
辽阔大海正在咆哮。  
在我蜜蜂的巢里  
有小颗粒的盐。

动与静、大与小、咸与甜、短暂与永恒,形成对比。花开,潮涌,风吹,蜂飞,充满动感。从事实说,塞维利亚风从大西洋吹来,中含盐分。从义理说,意象涉及象征。“蜜蜂”是马查多爱用的意象,如《劝告》之九说:“在我的心里/有一个蜂房;/金黄色的蜜蜂/在那里奔忙,/用古老的苦涩/酿出白色的蜡和蜜浆”(赵译),象征诗人将生命的痛苦转化为艺术。“大海”有多种象征,这里当指死亡,即彻底的虚无化。早期诗《评注》(Glosa)引用曼尼克(Manrique,1440—1479)的诗句:“我们的生命是河流/流淌着冲向大海/死亡的大海。”1938年,苏联作家爱伦堡去巴塞罗那探望马查多,马查多在谈话中还引用了这句诗(事见《人、岁月、生活》第四